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第 一 國 際

人 民 出 版 社

И. А. Бах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十八卷
[蘇聯大百科全書]國家科學出版局出版

第一國際

〔蘇〕巴 赫著

葆 煦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694·787×1092耗1/32· $\frac{9}{16}$ 印張·12,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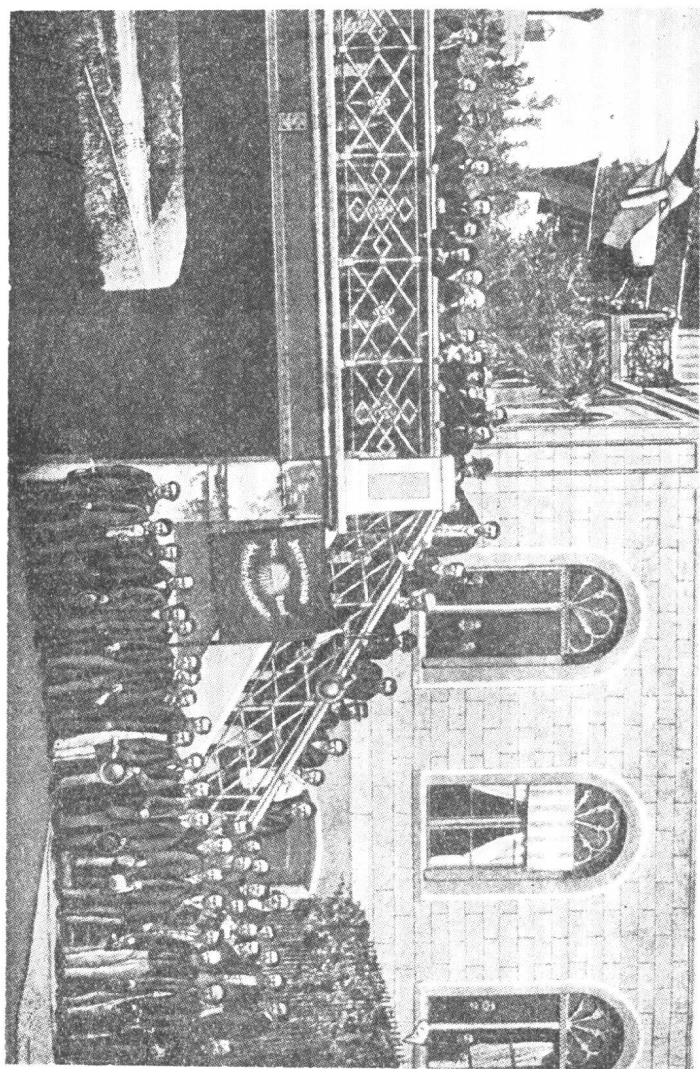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0 定價：1,200元

03119

ΔΟ
7740



第一國際巴塞爾大會的代表。一八六九年。

BACCO 407

SECOND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TO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first manifesto of the 23rd of July we said:—

"The death-knell of the Second Empire has already sounded at Paris. It will end as it began, by a parody. But let us not forget that it is the Governments and the ruling classes of Europe who enabled Louis Napoleon to play during eighteen years the ferocious farce of the *Restored Empi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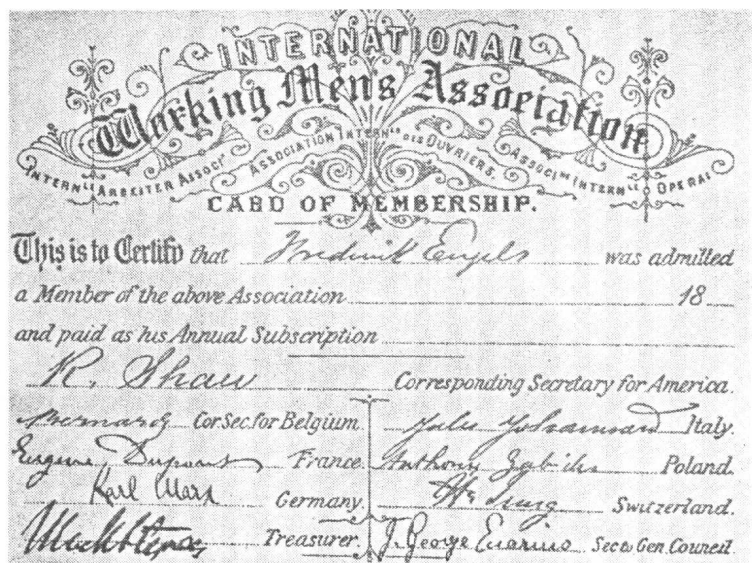
Thus, even before war operations had actually set in, we treated the Bonapartist bubble as a thing of the past.

If we were not mistaken as to the vitality of the Second Empire, we were not wrong in our apprehension lest the German war should "lose its strictly defensive character and degenerate into a war against the French people." The war of defence ended, in point of fact, with the surrender of Louis Bonaparte, the Sedan capitulation, and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Republic at Paris. But long before these events, the very moment that the utter rottenness of the Imperialist arms became evident, the Prussian military camarilla had resolved upon conquest. There lay an ugly obstacle in their way—King William's own proclamations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In his speech from the throne to the North German Diet, he had solemnly declared to make war upon the Emperor of the French, and not upon the French people. On the 11th of August he had issued a manifesto to the French nation where he said: "The Emperor Napoleon having made, by land and sea, an attack on the German nation which desired and still desires to live in peace with the French people, I have assumed the command of the German armies to *repel his aggression*, and I have been led by military events to cross the frontiers of France." Not content to assert the defensive character of the war by the statement that he only assumed the command of the German armies "to *repel aggression*," he added that he was only "led by military events" to cross the frontiers of France. A defensive war does, of course, not exclude offensive operations, dictated by "military events."

Thus this pious king stood pledged before France and the world to a strictly defensive war. How to release him from his solemn pledge! The stage-managers had to exhibit him as giving, reluctantly, way to the irresistible behest of the German nation. They at once gave the cue to the liberal German middle class, with its professors, its capitalists, its aldermen, and its penmen. That middle class, which in its struggles for civil liberty had, from 1848 to 1870, been exhibiting an unexampled spectacle of irresolution, incapacity, and cowardice, felt, of course, highly delighted to bestride the European scene as the roaring lion of German patriotism. It re-vindicated its civic independence by affecting to force upon the Prussian Government the secret designs of that same Government. It does penance for its long-continued and almost religious faith in Louis Bonaparte's infallibility, by shouting for the dismemberm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 Let us for a moment listen to the special pleadings of those stout-hearted patriots!

They dare not pretend that the people of Alsace and Lorraine pant for the German embrace: quite the contrary. To punish their French patriotism, Strasbourg, a town with an independent citadel commanding it, has for six days been wantonly and fiendishly bombarded by "German" explosive shells, setting it on fire, and killing great numbers of its defenceless inhabitants! Yet, the host of those provinces once upon a time belonged to the whilom German Empire. Hence, it seems, the soil and the human beings grown on it must be confiscated as inprescriptible.

馬克思所寫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
的第二次宣言（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的第一頁。



發給恩格斯的第一國際會員證。





第一國際的報紙。

第一國際（國際工人協會）是在一八六四年成立的無產階級的第一個國際羣衆性的革命組織。科學的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國際的建立者和領袖。「馬克思把各國工人運動統一起來，把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流派（馬志尼、蒲魯東、巴枯寧、英國的自由主義工聯派、德國的拉薩爾右傾等等）納入一致行動的軌道，反對了所有這一切宗派和學派的理論，爲各國工人階級鍛鍊了統一的無產階級鬥爭策略」（列寧：「卡爾·馬克思」，載「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八頁）。第一國際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在使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工作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第一國際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爲了成立無產階級政黨所進行的鬥爭中的一個最重要的階段；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一八四七年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起，所有以前的全部理論的和實際的活動都爲第一國際的產生作了準備。「第一國際（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奠定了準備工人對資本舉行革命進攻的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列寧：「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載「列寧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二卷，第五六八頁）。第一國際是在各主要國家中資本主義已經確立並取得勝利的時期中，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高漲的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由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這一時期，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死亡了。但是這一時期工人運動的理論水平却仍然還有以下

的特點：「不懂歷史運動的唯物基礎，不會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每一階級的作用和意義，却用各種貌似社會主義的什麼『人民』、『正義』、『法權』等等辭句來掩蓋各種民主改革的資產階級實質」（列寧：『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載『列寧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卷，第七五頁）。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最初表現在支持罷工運動（一八五九年倫敦建築工人的罷工）和反對本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上（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國內戰時，英國和法國工人曾反對各該國政府出兵支援奴隸主叛軍）。各國先進工人對於在國際範圍內聯合自己力量的願望增長了。

第一國際是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英國和法國工人爲了抗議鎮壓一八六三年波蘭起義而在倫敦聖馬丁會堂召集的國際工人會議上成立的。馬克思出席了這次會議，在會議上被選爲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委員，後來又爲該總委員會委員所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委員。馬克思把總委員會中最有覺悟的委員（工人萊斯納、居邦、容格等）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領導了第一國際並消滅了資產階級分子（馬志尼等）想操縱工人運動的企圖。馬克思是第一國際的靈魂，是其「成立宣言」、許多決議案、聲明和宣言的作者（列寧：『卡爾·馬克思』，載『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八頁）。馬克思所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章程於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一日經總委員會批准。在黨的這些最重要的綱領性文件裏面，用最普通的形式提出了無產階級運動的目的——推翻資本家政權並建立工人階級政權。在章程中宣佈了這個運動的基本原則：「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本身去爭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部，第一三頁），並強調指出無

產階級在經濟上的解放，只能用政治鬥爭來實現。馬克思力圖把那些馬克思以前的宗派主義運動形式還佔着統治地位的工人階級的各種隊伍結合成爲一支統一的大軍，所以他抱定一個目的，就是以參加階級鬥爭、在報刊上和大會上交換意見的方法，逐漸引導工人羣衆去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因此他製定了一個「英國工聯派，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魯東派及德國的拉薩爾派都不致拒絕的綱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一九四九年版，第五頁）。在「成立宣言」中，馬克思號召無產階級「……掌握國際政治的秘密，注視本國政府的外交活動，並在必要時，用所有的手段反抗這種活動；在不能制止這種活動時，就聯合起來同時去揭露它，要爭取使得私人相互關係上所必須遵守的那些道德的和正義的普通法律，也成爲國際關係中的主要標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部，第一三頁）。

第一國際在每個國家中，所依靠的是已有的工人組織，這些工人組織都宣佈成爲第一國際的支部，並在國家範圍內聯合成爲聯合會，由聯合委員會領導。加入總委員會的個別國家的書記通訊員，與各該國聯合委員會保持聯系。在最初幾年，各種工人組織如職工會、互助協會、工人合作社及啓蒙協會等加入第一國際時，都保留了自己的專有名稱。至一八七一年才通過一項決議，即凡是第一國際的各地方組織，必須稱爲支部（或分部），標明地域。

英國自憲章運動失敗後，工人階級唯一的羣衆組織就是工聯派。馬克思努力爭取工聯派下層組織加入第一國際，並依靠它們去和加入總委員會的工聯派首腦奧霍爾和克里麥爾等機會主義進行鬥爭。總委員會中的英國委員在馬克思領導下，發起了爭取普遍選舉權的羣衆運動，並於一八六五年春季成立了改革聯盟。馬克思認爲這個羣衆運動是使英國工人階級走上

革命化的道路，是使英國成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道路。馬克思力圖提高工人理論水平，他曾於一八六五年六月在總委員會作過「工資、價格和利潤」的報告，即可證明這一點。

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年初曾支持過領導第一國際巴黎支部的法國工人蒲魯東主義者托倫和福里布爾與資產階級共和派進行鬥爭，但批判了他們拒絕參加罷工運動和其他一些宗派主義的錯誤，要求他們更密切地與羣衆聯系。那時曾吸收巴黎工人協會代表，其中包括未來的巴黎公社社員瓦爾連和喀麥林在內，來領導這個巴黎支部。

在德國，馬克思和恩格斯力圖把全德意志勞工聯盟吸收到第一國際裏來，這個勞工聯盟是一八六三年在萊比錫大會上由德國工人代表在拉薩爾參加下成立的。他們同意與施維采爾合作，在柏林共同出版「社會民主黨人」報。但是由於施維采爾一貫實行諂媚俾斯麥的政策並且由於「社會民主黨人」報傳播拉薩爾主義，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與這個報紙斷絕關係。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拉薩爾徒衆的機會主義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反對拉薩爾主義影響德國工人運動的鬥爭中，所依靠的是李卜克內西和伯伯爾。因為警察的干涉，在德國不能設立支部，所以第一國際中個別的德國會員都是直接與總委員會聯系，或者是通過貝克在日內瓦所設立的德國各支部的中央委員會與總委員會聯系。在一八六五年年中比利時也成立了第一國際支部，由德帕普來領導。所有這些支部在思想和組織上都還不够堅強，還不能舉行章程中所規定的應在一八六五年召開的第一國際全體大會，因此馬克思主張於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日在倫敦召開總委員會會員與個別支部領導人的秘密大會。在各次會議上參加的人有三十八個，其中有九人是從其他國家來的。會議聽取了總委員會的報

告，核准了總委員會的財政收支報告和下一次大會的議事日程。馬克思不顧法國和比利時蒲魯東主義者的反對，力爭把恢復波蘭獨立的要求列入議事日程，而這些蒲魯東主義者却認為不應把政治問題列入工人大會的議事日程。這一個要求的提出使得每一個國家的工人都能夠出來揭露各該國政府的反動的外交政策。蒲魯東主義者由於拒絕提出這個要求，所以實際上就等於批准了英法兩國出賣波蘭的政策並忽視了民族解放鬥爭的作用。一八六六年春季，曾在總委員會中展開了關於民族問題的爭論，在爭論過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尖銳地批判了蒲魯東主義者的這種危害革命工人運動的立場。

一八六六年九月三日至八日在日內瓦舉行了第一國際第一次大會。參加大會者有六十人，他們代表英、法、瑞士和德國的二十五個支部。馬克思由於不能親自出席大會，準備了一個「關於幾個個別問題對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指示」（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部）。馬克思的主要打擊目標是針對着蒲魯東主義者，因為他們給法國工人運動帶來了很大的危害。蒲魯東主義者出席這次大會，提出了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反動綱領，這個綱領反對無產階級進行政治鬥爭，反對組織罷工，正如馬克思所講的，他們所宣傳的，「事實上只是蒲魯東主義理想化了的普通的資產階級經濟」（「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一八四八年版，第一八四頁）。經過熱烈的辯論，大會通過了馬克思所提議的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決議：以立法手續規定對所有工人實施八小時工作日，特別限制兒童和未成年人的勞動，並配合實行普遍的和職業的義務教育，保護婦女勞動，取消間接稅和常備軍，實行人民普遍武裝。有特別意義的是關於職工會的決議，這個決議不只反對那些絕對否認工人階級任

何組織的蒲魯東主義者和輕視工人階級職工組織的拉薩爾主義者，而且反對那些英國人的眼光狹小的工聯主義，因為他們把自己的活動只限於在資本主義社會範圍內爭取小的改革。決議指出，職工會是工人階級最初的和最廣泛的組織形式，職工會的任務應該是進行鬥爭，以爭取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正如列寧所指出，這個決議「確切地指明了經濟鬥爭底意義，警告社會主義者與工人不要誇大這種鬥爭底意義（當時在英國工人中間有過這種表現），也不要輕視這種鬥爭底意義（在法國人和德國人中間，特別是在拉薩爾派中間，有過這種表現）」（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載「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九八——九九頁）。在關於合作制的決議中，馬克思強調了合作制的教育意義，因為合作制使工人確信以社會主義方式組織勞動的可能，但指出無產階級不取得政權，合作制是沒有力量改造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會批准了第一國際「成立宣言」和章程，追認了總委員會兩年來的工作，重選了總委員會，成員照舊。日內瓦大會的各項決定是第一國際中馬克思主義綱領原則和組織原則的勝利。這些決定鞏固了馬克思在總委員會中的領導地位。大會上的辯論證明，蒲魯東主義者之中的左翼開始分化出來，他們逐漸摒棄了蒲魯東主義的教條而走上了羣衆革命鬥爭的道路。

總委員會根據馬克思的主張積極地支持了法國、英國、以及德國、比利時和瑞士的罷工運動（一八六六年英國碼頭工人罷工，一八六七年巴黎青銅工人罷工，一八六八年及一八六九年比利時礦工罷工等）。這對於提高第一國際威信和教育國際無產階級使他們加緊團結，具有很重大的意義。

一八六七年九月二日至八日在瑞士的洛桑舉行了第一國際第二次大會。出席代表六十三人。他們代表六個國家的工人。在這次大會準備和進行期間，馬克思正從事於其最偉大的著作「資本論」第一卷的付印工作。儘管如此，他仍然很注意這次大會的進行情況。由各地來的報告證明第一國際的增強與壯大，加入第一國際組織的工人已達數萬人。在總委員會所規定的議事日程中有兩項問題：把第一國際變為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總的鬥爭中心的實際方法問題和工人的貸款問題。馬克思把議事日程加以限制，力圖使代表們注意實際的、組織的問題，並警告總委員會代表團注意蒲魯東主義者可能企圖把這次大會變為辯論俱樂部。馬克思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法國和瑞士的蒲魯東主義者果然把一些枝節問題列入議事日程，佔去了代表的時間並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蒲魯東主義者想推翻馬克思的領導這一企圖受到了反擊，大會重選了原來的總委員會。

隨着第一國際反對非馬克思主義流派鬥爭的加強，加入總委員會的英國工聯派機會主義的首腦公開反對馬克思領導的陰謀活動就更頻繁了。由於他們出賣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與資產階級分子妥協，改革聯盟就放棄了普遍選舉權的要求，失掉了領導的羣衆運動遭到了失敗，遂即在一八六七年實行了殘缺不全的改革。總委員會主席（自一八六四年起）奧霍爾，不顧馬克思提出並得到下層組織支持的懇切要求，斷然反對工聯派倫敦委員會併入第一國際。總委員會於一八六七年秋季根據馬克思的提議通過了撤銷總委員會主席職位的決議。自一八六七年秋季起，由於在總委員會提出了愛爾蘭民族解放鬥爭的問題，馬克思反對工聯派首腦機會主義的鬥爭就特別尖銳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面指出了愛爾蘭愛國者——芬尼亞黨人革命組

織所犯的個別民族主義性質的錯誤，一面力求英國工人支持愛爾蘭獨立的要求。他們指出，爲了在英國本部發展工人運動，也必須實現這個要求。列寧寫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是……偉大榜樣，表明各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應當怎樣對待民族運動」（列寧：「論民族自決權」，載「列寧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卷，第八六五頁）。

第一國際第三次大會於一八六八年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舉行。參加此次大會的約一百人。這次大會是在第一國際遭受政治迫害的情況下舉行的。馬克思很周密地準備了大會的工作，馬克思親自寫了總委員會的全年報告（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部）並擬定了一些最重要決議的草案。反映着法國羣衆左傾的右派蒲魯東主義者的削弱，對這次大會的決議是有影響的。許多法國和比利時的代表都支持了總委員會代表團對右派蒲魯東主義者的鬥爭，右派蒲魯東主義者失掉了工人階級的一切支柱。有一些決議簡直就確認了日內瓦大會所作的以反對蒲魯東主義者爲目的的決議，例如通過贊成罷工鬥爭、成立職工會和要求確立八小時工作制的決議。有重大意義的是關於土地的集體所有制的決議；這個決議是在德帕普根據馬克思的指示作了一個詳細的報告之後通過的。大會主張將土地、礦山和鐵路交給社會共同使用。布魯塞爾大會這一個決議標誌着第一國際中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對小資產階級流派的勝利。關於機器對生產的影響這一問題，大會聽取了萊斯納宣讀的馬克思所寫的說明，說明中講到由於採用機器生產，可以組織集體勞動並且可以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先決條件。關於對戰爭的態度這一問題，通過了比利時支部代表的

建議，即以宣佈總罷工的方法來反對戰爭。關於這件事，馬克思寫道：「在這種場合，冗長的宣言和冠冕堂皇的辭句是沒有用處的。對於這個問題所應通過的決議，必須扼要指明，工人階級還沒有完全組織起來，對於事變進程還不能起決定影響，但大會必須代表工人階級提出抗議並揭露戰爭禍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五二八至五二九頁）大會還通過了一項決議，要各國工人注意剛剛出版的馬克思巨著「資本論」，號召他們協助將這一部最重要的著作由德文譯成其他各國文字。

在布魯塞爾大會召開以前，德國工人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對拉薩爾派的勝利就已經確定了。在一八六八年九月五日舉行了紐倫堡工人同盟代表大會，出席者代表了一萬四千工人，代表大會聲明擁護第一國際的綱領。一年後，一八六九年八月九日在埃森納黑成立了德國社會民主黨。

自從布魯塞爾大會通過一系列的決議以後，第一國際內小資產階級分子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就只能「左的」、革命辭句的粉飾下進行了。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的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學說本質上就恰恰具有這種性質，因而馬克思和恩格斯自一八六八年起就不得不與巴枯寧作鬥爭了。巴枯寧最初妄圖使第一國際從屬於資產階級的和平與自由聯盟，繼而想要第一國際容納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但是都遭到了失敗，因此他在一八六九年夏季表面上解散了同盟，要自己的信徒加入第一國際支部，然而在實際上却以兩面手腕在第一國際內部保留了同盟，作爲一個秘密的組織。巴枯寧的徒衆用盡一切陰謀詭計，甚至假造代表委託書，想要在第一國際下一次大會中佔多數，以便篡奪總委員會的領導。

第一國際第四次大會於一八六九年九月六日至十一日在瑞士巴塞爾舉行。出席代表七十八人。美國工人代表——全國工人同盟代表首次出席了這次大會。由於一小撮右派蒲魯東主義者的堅持，大會又討論了集體所有制的問題，因為他們藉口在布魯塞爾舉行大會時，「沒有給他們準備的機會」。但這次大會仍然確認了布魯塞爾大會的決議。隨後又通過了一項決議，號召各國工人在本國成立職工會聯合會。這兩項決議是對右派蒲魯東主義者殘餘分子的打擊，他們在這以後就完全脫離了第一國際。擁護總委員會的一些人在巴枯寧的支持下實行了這兩項決議，巴枯寧希望用這種蠱惑的手腕來取得代表中基本羣衆的信任。在廢除繼承權這一問題上，巴枯寧和馬克思的擁護者之間發生了爭論。巴枯寧提出廢除繼承權作為土地逐漸由私人所有過渡到社會所有的一個方法。馬克思爲大會寫了一個關於繼承權的專題報告（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部），在這個報告裏面，他表明在地主和資本家當權時，這種改良主義的和空想的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這種計劃將失掉任何意義。被巴枯寧的演講所迷惑了的代表分裂成幾個人數相等的集團，因此大會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能夠作出任何決定。爲了鞏固總委員會的威信，大會通過了一些組織方面的決議，巴枯寧主義者也都來支持這種決議，這是因爲他們自己企圖鑽到這個機構裏面來。但是這件事他們沒有能夠如願。大會仍舊核准了總委員會的工作，重選了總委員會原有的成員。在這次大會以後，巴枯寧開始在日內瓦「平等」報上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進行誣蔑攻訐。所有對總委員會抱反對情緒的分子，直到英國機會主義者和德國拉薩爾分子都與巴枯寧合在一起。馬克思對第一國際各支部發出通告以答覆他們的攻訐。在這個以「秘密通告」開

名的最重要的黨的文件中（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部），馬克思揭露了巴枯寧的兩面手腕，並且在駁斥他的指責時，特別很詳盡地說明了總委員會對英國工人領袖的機會主義所進行的鬥爭的國際意義。只有在歐洲幾個國家內同時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才能勝利的原理對於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是正確的，馬克思由這個原理出發，指出英國是「資本的宗主國」，是「地主制度和歐洲資本主義的堡壘」，並作出結論，認為必須在英國當權階級的最要害之處，即在愛爾蘭予以決定性的打擊。被馬克思在「秘密通告」中揭露後而被趕出「平等」報編輯部的巴枯寧，出席了一八七〇年四月四日至六日於朔得豐地方舉行的第一國際瑞士羅曼斯克支部代表大會，他在大會上提出了死灰復燃的蒲魯東的「不過問政治」的口號，造成羅曼斯克聯合會的分裂。變成蒲魯東分子在第一國際中進行分裂活動的堡壘而處於分裂狀況的各支部，於一八七一年改稱尤爾斯克聯合會。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巴枯寧主義的鬥爭中，第一國際俄國支部曾給予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巨大的幫助。這個組織是在一八七〇年年初成立的，它把一小部分俄國流亡者集合在以俄文在日內瓦出版的「人民事業」報的周圍，這些流亡者都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信徒與學生，他們逐漸克服了民粹派的幻想而傾向於馬克思主義。根據這個支部會員的請求，馬克思自己擔任了這個支部駐總委員會的代表。當時俄國無產階級的人數還少，也沒有自己的獨立的組織，因此俄國支部不能夠和俄國國內的工人運動取得密切聯系，但是這個支部的刊物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却起了一定的作用。這個支部的會員積極參加了瑞士的工人運動和巴黎公社。